

## ※「近世東亞海域與文化交流」專輯※

# 星槎收盡域中奇：從《中山詩文集》 看琉球漢詩中的自然風物與人文景觀

廖肇亨\*

由來東國解聲詩，肯讓朝鮮絕妙辭。  
一卷燕遊增後集，星槎收盡域中奇。  
大夫先有《燕遊草》<sup>1</sup>

### 一、前言：問題之所在

對明清時期的中國而言，琉球遠在波濤萬里之外，但其地位卻十分重要。從歷史的角度看，琉球是明代最早朝貢的外邦之一，在朝廷使節的班次僅次於朝鮮；從經濟的角度看，一六〇九年，薩摩藩入侵琉球之後，琉球進入日本幕藩體制，成為中日之間貿易至為重要的中轉站。此外，琉球自古以來，與東南亞諸國的航海貿易極為發達（特別是暹羅），其自許為「萬國津梁」——易言之，即是各國貨物商品的轉運站。

從文化的角度看，從明代開始，中國、日本雙方的文化便同時在琉球本土接觸交鋒，除此之外，尚有琉球本土文化與南島文化的特徵匯合，雜多混融的情形極為明顯；一如日本，琉球本土同時兼具和文與漢文書寫兩類傳統，十八世紀，由於過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主題計畫之子計畫「近世琉球漢詩中的自然風物與人文思維：從琉球詩人的福州經驗談起」系列成果之一，計畫編號(AS-103-TP-C02-1)，特此致謝。

\*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sup>1</sup> [清]徐葆光：〈康熙庚子十月望後一日，雪堂程大夫禮成歸國小詩數篇奉送出都，並求教正〉之二，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98年），頁236。

去擔任中琉朝貢貿易通事一職的久米村人逐漸在國家統治與書寫歷史的脈絡中占據重要的位置，特別是程順則(1663-1734)與蔡溫(1682-1761)二人，程順則是著名的詩人，曾經五赴中國，並且刊刻《六諭衍義》，廣為日本的私塾採用為教材，聲名遠播日本，連著名的儒者新井白石都慕名求見。蔡溫則是十八世紀中葉琉球最重要的政治家，對推動王府財政的充實、地方支配的確立、儒教意識形態的普及等，功不可沒。程順則、蔡溫皆出身久米村，漢學成為當時文化風尚與知識資本，漢詩文的隆盛一方面是外交必備的技能，一方面也是一種觀照認識世界的方式。當然，也是一種社會身分的表徵。

琉球王室之外，統治階層主要分為首里城與久米村出身兩組，久米村多數為明太祖御賜閩人三十六姓的後代，主要負責朝貢貿易時的翻譯，漢詩文實為必要的技能，在程順則、蔡溫之後，過去以和文學為尚的首里士族亦開始熱衷學習漢學，首里與久米同時設立國學（類似中國的國子監），人才輩出，漢學、漢詩文不但成為琉球統治階層不可或缺的知識結構，琉球對中國、日本而言，同為不容忽視的異國，又是朝貢體系緊密往還的組織成員。共相與殊相兼而有之，在東亞文化意象流衍過程中，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從明代開始，琉球就不斷派遣「官生」（接受朝廷補助的公費留學生）到中國<sup>2</sup>，清代以後，又有勤學生（接受地方政府補助的琉球政府儲備幹部）來閩學習，官生進入北京的國子監，而勤學生主要在福州，大量的留學生學習中國的語言、典章制度、工藝美術。乾隆年間充當琉球學生教習的潘相，著有《琉球入學見聞錄》一書，透過師生問答，也認識了琉球的風土人情。此外，道光年間的琉球生教習孫衣言（孫詒讓之父）編有《琉球詩錄》，其與琉球詩人情同父子；同治年間教授林世功等人的教習徐幹編輯出版《琉球詩課》，不僅為中琉文化交流留下生動的紀錄，也見證了琉球詩人習學漢詩的歷程。

本文以琉球漢詩人的著作為研究對象，以其福州經驗為起點，就其自然風物與人文景觀的地景書寫，檢視其精神特質與價值系統。

<sup>2</sup> 關於明代國子監的琉球官生，參見岡本弘道：〈明代初期における琉球について——《南雍志》にみる國子監留學生の位置づけとして〉，《琉球王國海上交渉史研究》（宜野灣：榕樹書林，2010年），頁55-111。

## 二、先行研究回顧

近代具有學術意義的沖繩學研究，始自伊波普猷<sup>3</sup>、東恩納寬惇<sup>4</sup>等人，尤其是前者，被推為沖繩學之父。伊波、東恩納二人致力於琉球鄉土文獻的收集，並開展歷史、文學、藝術、宗教、考古等各方面的研究課題，目前「沖繩學」所有相關的研究課題幾乎皆濫觴於二者。時代稍後的島尻勝太郎<sup>5</sup>、嘉手納宗德<sup>6</sup>、渡口真清<sup>7</sup>等人對於沖繩歷史方面的貢獻極大。目前沖繩學的研究主要以沖繩出身的學者為主，優秀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在歷史方面，伊波、東恩納以降，仲原善忠<sup>8</sup>、田名真之<sup>9</sup>、高良倉吉<sup>10</sup>、赤嶺守<sup>11</sup>、真榮平房昭<sup>12</sup>、豐見山和行<sup>13</sup>、紙屋敦之<sup>14</sup>等碩學著作質量俱豐，年輕一輩則有渡邊美季<sup>15</sup>、上里隆史<sup>16</sup>，近年也新作迭出，堪稱後起之秀。

在琉球文化史上，使節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其與中國、日本的交涉頗有賴於使節，除了政治上的影響力之外，使節同時也是先進文化的見證與媒介。關於琉

<sup>3</sup> 伊波普猷：《伊波普猷全集》（東京：平凡社，1974-1976年）。

<sup>4</sup> 東恩納寬惇：《東恩納寬惇全集》（東京：第一書房，1978-1982年）。

<sup>5</sup> 島尻勝太郎：《近世沖繩の社會と宗教》（東京：三一書房，1980年）。

<sup>6</sup> 島尻勝太郎、嘉手納宗德、渡口真清三先生古稀記念論集刊行委員會編：《球陽論叢》（那覇：ひるぎ社，1986年）。

<sup>7</sup> 渡口真清：《近世の琉球》（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5年）。

<sup>8</sup> 仲原善忠：《仲原善忠全集》（那覇：沖繩タイムス社，1977-1978年）。

<sup>9</sup> 田名真之：《沖繩近世史の諸相》（那覇：ひるぎ社，1992年）、《近世沖繩の素顔》（那覇：ひるぎ社，1998年）。

<sup>10</sup> 高良倉吉：《アジアの中の琉球王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琉球の時代——大いなる歴史像を求めて》（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琉球王國の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琉球王國の課題》（那覇：ひるぎ社，1987年）、《琉球王國史の課題》（那覇：ひるぎ社，1990年）、《御教條の世界——古典で考える沖繩歴史》（那覇：ひるぎ社，1982年）。

<sup>11</sup> 赤嶺守：《琉球王國：東アジアのコーナーストーン》（東京：講談社，2004年）。

<sup>12</sup> 岩下哲典、真榮平房昭編：《近世日本の海外情報》（東京：岩田書院，1997年）。

<sup>13</sup> 豐見山和行編：《日本の時代史 18：琉球・沖繩史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

<sup>14</sup> 紙屋敦之：《大君外交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琉球と日本・中國》（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年）、《幕藩制國家の琉球支配》（東京：校倉書房，1990年）。

<sup>15</sup> 渡邊美季：《近世琉球と中日關係》（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

<sup>16</sup> 上里隆史：《海の王國・琉球：「海域アジア」屈指の交易國家の實像》（東京：洋泉社，2012年）、《琉日戦争一六〇九：島津氏の琉球侵攻》（那覇：ボーダーインク，2009年）。

球冊封使，以夫馬進<sup>17</sup>先生為集大成，在此之前島尻勝太郎、曾煥棋<sup>18</sup>等人雖亦曾有研究，但夫馬進帶領的研究團隊對《使琉球錄》進行深入研究，幾無餘蘊。獨立研究者原田禹雄<sup>19</sup>幾乎獨力完成《使琉球錄》的日文譯注，其心可感。宮田俊彥<sup>20</sup>、深澤秋人<sup>21</sup>對琉球與明清中國的交流有深入的研究，比嘉實<sup>22</sup>的研究運用了大量的琉球漢詩，藉以考察進貢使的心懷。至於琉球與日本的使節往來，宮城榮昌<sup>23</sup>、橫山學<sup>24</sup>、德永和喜<sup>25</sup>皆有專著處理類似的課題。

歐美方面的研究不多，Gregory Smits<sup>26</sup>或許是歐美目前唯一的琉球思想史專家，其對琉球思想史（特別是蔡溫）的研究別開生面，令人印象深刻。但總體來說，歐美對於琉球研究興趣似乎不高。

華語世界的琉球研究，當以臺灣為先，先是陳捷先<sup>27</sup>、張存武、黃寬重等先生倡議召開「中琉歷史會議」，會後出版論文集一直延續至今，實屬不易。海洋史領域的學者於此耕耘頗深，張希哲、朱德蘭、張啟雄<sup>28</sup>、劉序楓諸先生於此頗有建樹。可惜的是：臺灣學界前輩先進雖然有拓宇之功，然後繼有中絕之虞，對中研院此一優

<sup>17</sup> 夫馬進編：《增訂・使琉球錄解題及び研究》（宜野灣：榕樹書林，1999年）。

<sup>18</sup> 曾煥棋：《清代使琉球冊封使の研究》（宜野灣：榕樹書林，2005年）。

<sup>19</sup> 原田禹雄：《冊封使錄からみた琉球》（宜野灣：榕樹書林，2000年）、《尖閣諸島：冊封琉球使錄を讀む》（宜野灣：榕樹書林，2006年）、《封舟往還》（宜野灣：榕樹書林，2007年）、《琉球と中國：忘れられた冊封使》（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

<sup>20</sup> 宮田俊彥：《琉球・清國交易史：二集《歷代寶案》の研究》（東京：第一書房，1984年）。

<sup>21</sup> 深澤秋人：《近世琉球中國交流史の研究：居留地・組織體・海域》（宜野灣：榕樹書林，2011年）。

<sup>22</sup> 比嘉實編：《唐旅紀行——琉球進貢使節の路程と遺跡、文書の調査》（東京：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1996年）。

<sup>23</sup> 宮城榮昌：《琉球使者の江戸上り》（東京：第一書房，1982年）。

<sup>24</sup> 橫山學：《琉球國使節渡來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

<sup>25</sup> 德永和喜：《薩摩藩對外交渉史の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2005年）。

<sup>26</sup> Gregory Smits, *Visions of Ryukyu: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sup>27</sup> 陳捷先著，赤嶺守、張維真監譯：《華夷秩序と琉球王國：陳捷先教授中琉歷史關係論文集》（宜野灣：榕樹書林，2014年）。

<sup>28</sup> 張啟雄：《琉球認同與歸屬論爭》（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1年）。

良傳統繼危扶傾，斯其時也；中國大陸方面則以福建師範大學徐恭生<sup>29</sup>、徐斌<sup>30</sup>、謝必震<sup>31</sup>、王耀華<sup>32</sup>、賴正雄等先生對琉球研究用功最深，成果最豐，中琉關係研究叢書預計出版十餘冊，等於歷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綜上所述，琉球研究雖然歷有年所，但多數集中在歷史研究（特別是中琉、日琉關係），但關於琉球漢學、漢詩、美術等文化層面的研究仍然有待進一步開展。上里賢一<sup>33</sup>先生雖然以琉球漢詩為研究志業，仍以傳統文獻學為主要研究取徑。本文立足於前賢迄今努力建築的基礎之上，以不同的研究視角，以程順則及《中山詩文集》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嘗試開發琉球漢詩的精彩之處，拓展東亞文化意象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 三、琉球漢詩發展軌跡鳥瞰

從琉球漢詩發展的歷程來看，曾益(1645-1705)於一六九八年刊行《執圭堂詩草》，一般以為琉球漢詩集濫觴於此。一七二五年，程順則編纂出版琉球最初之漢詩總集《中山詩文集》，收錄蔡鐸(1644-1724)《觀光堂遊草》、曾益《執圭堂詩草》、周新命(1666-1716)《翠雲樓詩箋》等人之作品，同時代尚有蔡文溥(1671-1745)《四本堂詩文集》、蔡溫《澹園詩文集》(佚)等作品未收入《中山詩文集》。除此之外，編者程順則曾經五度渡唐，回程攜帶大量的漢籍，並在福州刊刻出版自己的著作，例如《指南廣義》。又從中國攜《六諭衍義》回琉，從而將之傳入日本。一時之間，程順則成為當時琉球，乃至於東亞地區中國文化的代言人，連日本大儒新井白石都慕名神往不已。一七〇五年中國方面刊行孫毓輯評的《皇清詩選》，其中收錄琉球詩人作品近七十首，幕後推手當即程順則。此階段的漢詩人皆為久米村出身，時代稍後的首里地區，也出現楊文鳳、尚元魯、東國鼎等重要作家。其中楊文鳳與一八〇〇年的琉球冊封使趙文楷、副使李鼎元過從甚密，深受其

<sup>29</sup> 徐恭生著，西里喜行、上里賢一譯：《中國·琉球交流史》（那霸：ひるぎ社，1991年）。

<sup>30</sup> 徐斌：《明清士大夫與琉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

<sup>31</sup> 謝必震：《中國與琉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謝必震、胡新：《中琉關係史料與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

<sup>32</sup> 王耀華：《琉球御座樂與中國音樂》（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sup>33</sup> 上里賢一：《閩江のほとりで：琉球漢詩の原郷を行く》（那霸：沖繩タイムス社，2001年）。



賞識，也曾遭遇海難，漂流至臺灣，與當地詩人頗有唱和，於日本亦享有極高身價。

若將視角調到中國，來自中國的琉球冊封使等同於中國文化的化身，備受琉球文人的崇仰，歷代琉球冊封使留下的《使琉球記》，成為中華文人觀察琉球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也是中國文人難得的異國體驗，冊封使與琉球文人的唱和也是觀察的重點，例如徐葆光稱蔡文溥「君是中山第一才」<sup>34</sup>、李鼎元對楊文鳳的詩才亦稱賞不已<sup>35</sup>；琉球遠渡重洋出使中國的紀錄為數更多，包括正式的進貢使、請封使等等不一而足，琉球漢文學史上著名的漢詩人多半都有留學與出使中國的經驗。

綜觀琉球漢詩發展的歷程，對照當時中國詩歌史，大體與有清一代詩歌發展的過程若有疊和。清初與晚清兩端高峰並峙，中期雖然亦不乏名家，然詩風略偏於平易，雄渾高古的豪情往往闕如。福建地區的詩歌自有傳承，從明代開始，即有「閩派」之目。閩派的風格是否直接影響了琉球漢詩呈現的樣態，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在正式公文書之外，詩賦作品更接近作者個人真實心情的寫照。相對於琉球《中山世鑒》、《球陽》、《歷代寶案》等重要史料檔案，漢詩更能呈現作者個人的情感與懷抱。認識他者，是理解自己的不二法門。

琉球漢詩的研究，自當推甫自琉球大學退休的上里賢一教授為白眉，雖然沖繩研究大家若東恩納寬惇、真榮田義見、島尻勝太郎皆嘗觸及琉球漢詩，一般研究者將真榮田義見《沖繩・世がわりの思想——人と學問の系譜》一書推為琉球漢學研究的發端，但上里賢一教授發掘整理相關文獻（例如陳元輔《枕山樓詩集》），撰述系列研究論著，注解琉球漢詩，成為帶領沖繩當地漢詩風潮的旗手，為當世琉球漢詩研究第一人者殆無疑義；島尻勝太郎、上里賢一教授曾合編《琉球漢詩選》，與石豐伸曾譯注琉球詩人蔡大鼎、林世功的著作，收於《琉球古典漢詩》之中，真榮田義見曾注釋程順則《雪堂燕遊草》，收入《名護親方程順則評傳》中。不過總體來說，琉球漢詩的研究方法除了文獻與現地調查之外，問題視野仍然有待開展。

<sup>34</sup> 徐葆光：〈題蔡大夫文溥詩後四絕句〉之四，《舶中集》，收入王菡選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三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上冊，頁235。

<sup>35</sup> 例如〈和楊文鳳重陽〉：「登高原擬豁雙眸，夜雨連天去路悠。我已蠅癡飛不動，君雖雀躍孰為儔。空懷重島清松嶺，虛負波山白鷺洲。事隔三句詩始到，追逋縱急搃難酬。」參見〔清〕李鼎元：《師竹齋集》卷14，收入王菡選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三編》，下冊，頁249-250。

漢詩之外，瀨戶口律子教授研究琉球官話課本，為語言文化史別開生面；至於思想史研究，日本道教研究者宿窪德忠曾對沖繩的民俗與宗教進行詳細的調查，近年知名定寬則對佛教在琉球發展有詳密的研究；儒學方面，糸數兼治有專文討論蔡溫與朱子學的關係；真榮田義見著有蔡溫、程順則的評傳，不過相對於琉球歷史研究的盛況，琉球漢詩漢學的研究相對寂寥許多。

#### 四、自然風物：光開鳳尾與南天鎖鑰

琉球漢詩濫觴於久米村出身的儒者，至一代大儒程順則出，編有《中山詩文集》，可謂琉球漢詩初期之集大成者。收入《中山詩文集》的漢詩作者，多與程順則有故交之久米士族，是以概目之為程順則周遭人士殆無過矣。琉球漢詩作者群幾乎全部身兼琉球王國貢使，萬里煙波勤銜王命是不能翻轉的定數，雖然當日貢道驛程全部都有嚴格的規定，但對琉球漢詩人來說，仍是難得的人生經歷，不僅是風土人情的珍貴體驗，更是體驗自然風物與人文傳統的絕佳契機。程順則編纂《中山詩文集》一書，讓中土士人從琉球漢詩中重新認識琉球王國的文化涵養，任五倫就其閱讀心得如是說道：

我皇清定鼎以來，至今八十餘載，聖君三作，德教誕敷，薄海內外之間〔間〕，莫不行同倫、書同文矣；而二氣五行之秀，亦復磅礴於山陬海澨之域。如中山者，歲覲天朝，觀光上國，遊歷乎吳、越、齊、魯、燕、趙之區，遍覽乎名川大山之勝，獲與當代之名公鉅卿往還綢繆，論文論詩，匪一朝伊夕矣。兼之陪臣子弟，奏允入監讀書，講論聖經賢傳而旋國，其秀雅聰穎者，無不通曉乎孔孟之書，透徹乎周、程、張、朱之旨，詩詞歌賦猶其餘焉者耳。其未經入監者，得聞父兄之訓，家誦戶絃，寒暑弗輟。此人文所由日起，而風雅所由日興也。<sup>36</sup>

「歲覲天朝，觀光上國，遊歷乎吳、越、齊、魯、燕、趙之區，遍覽乎名川大山之勝，獲與當代之名公鉅卿往還綢繆」可以說是文學創作最直接的動機所在。後半則頌讚琉球王國士族人文鼎盛，斯風雅日興之由也。如果將久米村視同於琉球王國，如此的說法似乎亦無不可。

<sup>36</sup>〔清〕任五倫：〈中山詩文集序〉，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 59-60。

從任五倫的序言來看，透過《中山詩文集》，其對琉球王國貢使的漢詩文評價甚高，此文固不無酬酢溢美之成分。然而一般來說，中土詩論家對琉球漢詩人的評價尚稱不惡，例如清代中葉的批評家法式善對《中山詩文集》的作者群如：周新命、曾益、蔡鐸等人的作品留下良好印象，其謂周新命「與程寵文同為中山講解師，著有《翠雲樓詩箋》，頗為閩中士大夫傳誦。錄其〈寄程寵文〉云：『與子握手別，愁心繞故鄉。驛亭花徑冷，江路草橋荒。客夢隨山月，溪聲落雪堂。故人如問訊，萬里一空囊。』」<sup>37</sup>、曾益「為中山文秀，好讀書，尤長於詩。早歲登仕版，以陪貳來閩，晉秩正議大夫。與閩中陳昌其元輔稱莫逆，陳為刻其《詩草》。〈遊西湖〉云：『西子湖頭別有天，醉看花鳥盡嫣然。六橋柳色搖晴綠，三竺鶯聲帶曉煙。走馬客過桃葉岸，吹簫人上酒家船。飛來一片峰前立，為問林逋放鶴年。』」、蔡鐸「官中山正議大夫。康熙戊辰冬，奉貢至閩，亦與陳昌其友善。詩有『十里柳堤雙槳曲，半陂僧語一鐘孤』、『疏林孤磬凌空響，斜日輕鷗映水雙』之句」<sup>38</sup>云云，說明不論抒情或寫景，琉球漢詩人與中土詩人頗能心意相通，特別就《中山詩文集》一書當中所呈現的自然風物與人文思維為主，嘗試疏理琉球漢詩的文化意涵。

程順則，琉球國久米村人，生於康熙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父程泰祚，母鍾氏。康熙十三年為若秀才，康熙十五年舉秀才，拜同鄉鄭弘良為師。康熙二十二年八月，程順則陞為通事，十一月隨謝恩使王明佐使中國。他一生出使中國五次。康熙三十五年第三次使中國，著有《雪堂燕遊草》一卷。康熙五十三年，為慶賀掌翰史，隨慶賀正史尚堅、謝恩正使尚永泰使日本。此次，程順則將他所刻《六諭衍義》呈與薩摩太守島津吉貴。康熙十六年，繼其父拜授真和志間切古波藏地頭職，雍正六年轉授名護間切總地頭職。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卒，享年七十二。由於他對琉球文教的貢獻，琉球人尊稱他為「名護聖人」<sup>39</sup>。

<sup>37</sup> [清]法式善著，張寅彭等編校：《梧門詩話合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卷3，頁116。

<sup>38</sup> 同前註，頁358-359。

<sup>39</sup> 關於程順則的研究，可以參見曹永和：〈關於琉球程順則與其所刊刻《指南廣義》〉，聯合報國際文獻館主編：《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國際文獻館，1987年），頁263-306；後收入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頁273-326。真榮田義見：《名護親方程順則評傳》（那霸：沖繩印刷團地出版部，1982年）；Gregory



琉球漢詩人既然承續中國詩教傳統，於自然風物的象徵意涵自然十分熟悉，例如以松、柏、竹、菊喻君子風操高行，固多陳詞套語，別出手眼自屬不易，宋代以後，梅花迥出一般世間草木花卉之上，成為詩人最愛的題材，以之寄託遙深，吟詠心志，然而上述各種自然草木多有中土淵源，非琉球所獨有，未足充分代表琉球王國的當地特色。至於中土人士所見，最足代表琉球本地草木，非鳳尾蕉（鐵樹）莫屬。例如明代出使琉球的郭汝霖的詩作當中，曾經提及鳳尾蕉。其曰：

海島專名鳳尾蕉，重苔茉莉亦嬌嬈。蒼雲入戶晴流采，皓月穿簾故引標。<sup>40</sup>  
郭汝霖一詩幾乎只在描述其形嬌嬈可人，但至嘉慶五年出使琉球的冊封副使李鼎元的筆下已經完全不同，其詠鳳尾蕉之詩曰：

蠢然枯質忘生氣，偏有一叢葉蓋頭。每遇冊封年必稔，鐵根無恙老山陬。<sup>41</sup>  
詩題下有小注，曰：「樹色如鐵，無枝榦，隱隱有鱗，作龜坼文，一名海椶櫚，葉勁挺對出，如鳳尾，又名鳳尾蕉，內地謂之萬年椶，中山無處不有，花實類椶櫚，其根確為粉，可充糧，島人以備荒歲。」<sup>42</sup>事實上，從陳侃開始，歷代的琉球冊封使對鳳尾蕉莫不多所著意，不過陳侃曾說此物「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改柯易葉，此諸夏所無者」。這樣的描述對於後來描述鳳尾蕉的作品具有一錘定音的積極作用，自是之後，琉球冊封使觀看鳳尾的角度多從「四季常綠」（節操風骨）與「諸夏所無」兩點加以發揮。例如徐葆光「一名海棕椶；身蕉葉，葉勁挺對出，襜褕如鳳尾。映日，中心一線虛明無影；四時不凋，處處植之」<sup>43</sup>、周煌特別說明「島人確其根為粉充糧」<sup>44</sup>，從李鼎元的詩作不難看出，在高風亮節之外，又多些吉祥祥瑞的氣象。

鳳尾蕉在琉球十分常見，庶民百姓多食其根，李鼎元曾經刻意加以記錄<sup>45</sup>。由是

Smits, *Visions of Ryukyu: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 pp. 98-107 等著作。

<sup>40</sup> [明] 郭汝霖：〈新築芳亭夷子移花來蒔〉之四，《石泉山房文集》卷5，收入王菡選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三編》，上冊，頁13。

<sup>41</sup> 李鼎元：〈琉球草木詩二十四首·鐵樹〉，《師竹齋集》卷14，收入同前註，下冊，頁238。

<sup>42</sup> 同前註，題下小註。

<sup>43</sup>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第1冊，頁246。

<sup>44</sup> [清] 周煌：《琉球國志略》（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頁242。

<sup>45</sup> 關於這點，筆者曾經稍微觸及，參見廖肇亨：〈清代中葉古典海洋詩歌釐探：以嘉慶五年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的海洋體驗為中心的考察〉，《海洋文化學刊》第8期（2010年6月），頁

觀之，鳳尾蕉幾乎就是琉球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知是否受到琉球冊封使的影響，琉球詩人也以鳳尾蕉作為節操風骨的象徵。例如程順則在接受琉球國王世子賞賜鳳尾蕉之際，廣徵友朋就鳳尾蕉進行吟詠唱和，蔡鐸就此說道：

孤山栽梅，彭澤種柳，濂溪愛蓮。從來賢人君子，往往托之花木，以寓其蕭然高寄、曠然物外之懷。風何古歟！至於召之棠、竇之桂、田之荊、王之槐，此又和氣致祥，瑞藹家國而流芳於奕世者。今程子寵文之以鳳尾蕉，受賜於王世子也，則異是。蓋寵文為中山喬木，有巖谷幽蘭之雅度，兼山川香草之風流。筮仕以來，雖舟車跋涉，莫敢告勞，知名於國中久矣。王世子愛其才，嘉其績，特沛此隆恩，殆異數也。按鳳尾蕉，即鐵樹，一名海樓，勁節凌霜，饒有古意，毋亦勵乃節而旌厥忠乎，誠可作傳家之寶，與尋常寵賚徒作鑑賞之珍者，自有間矣。<sup>46</sup>

強調鳳尾蕉「勁節凌霜」，自是從其「四時不改柯易葉」衍生而來。中國文人已就梅、菊、蓮、桂、荊、槐、干棠各種草木的精神意涵進行象徵性建構，作為琉球代表性的儒者，程順則顯然有意建構鳳尾蕉的文化意涵與精神圖景，作為琉球王國的價值象徵。例如蔡灼曰：「儲君特賜海樓花，古色何處借晚霞。紅紫讓他桃李艷，獨留鐵骨傲霜華。」<sup>47</sup> 蔡文溥曰：「千年鐵幹出風塵，勵節偏宜賜近臣。葉帶霞光開鳳尾，樹多煙甲起龍鱗。雪堂膺寵聲名重，東苑酬功德澤新。莫怪海濱無紀勝，筮前尚有賦詩人。」<sup>48</sup> 特別是「莫怪海濱無紀勝，筮前尚有賦詩人」的說法，可以說是將程順則與鳳尾蕉作為海濱勝物的意象疊合，嘗試創造類似陶潛柳、濂溪蓮的光暈。透過鳳尾蕉作為精神價值象徵的營構，不難體會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中，彼此攝取、吸收、轉化的交互作用。中土詩論家宋咸熙也對琉球漢詩人善用草木擬喻的特色印象深刻，故其特別標舉「假物作頌，蓋猶得《三百篇》遺意」<sup>49</sup> 一事，作為琉球漢詩人顯而易見的特色。

相對於充滿琉球特色的鳳尾蕉，中土山川景物更對琉球漢詩人的耳目構成強

1-32。

<sup>46</sup> 蔡鐸：〈雪堂紀榮詩序〉，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 123-124。

<sup>47</sup> 蔡灼：〈詠鳳尾蕉〉，同前註，頁 129。

<sup>48</sup> 蔡文溥：〈詠鳳尾蕉〉，同前註，頁 132。

<sup>49</sup> [清] 宋咸熙：《耐冷譚》卷 15，收入張寅彭編：《清詩話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6 冊，頁 4243。

烈的文化衝擊。長江、黃河、泰山位處貢道之上，故而得以飽覽各地風光。按照規定，琉球貢使須由福州登岸，琉球詩人從那霸出發，歷經海上重重波濤起伏，到達福州，又從福州長途跋涉到達北京，從本國到異鄉，其間往往經過名山大川、通都大邑，在規定的貢道上往來奔波，情動於中而形於外，發諸吟詠，其文辭之間固然有得於中華固有的修辭傳統，然更多的則是個人情志的書懷。職是之由，福州對於琉球漢詩人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殊意義。自一四七二年開始，福州成為琉球專用的港口，為中國文化進入琉球最直接的視窗，迄今仍然深深根植於琉球的風土，例如三味線（江戶時代在日本大受歡迎的琉球三味線原為福州三弦）、蕃薯、甘蔗、清明祭、風獅爺、石敢當、龜甲墓等風物，足見福州對琉球文化影響之深；從文獻的角度說，多數琉球漢籍亦皆在福州開版刊行。對琉球人士而言，福州是中國旅程的起點，也是終點，更是體驗中華文化最重要的平臺，福州自然風光也是琉球貢使生命中一個永恆不滅的記憶，例如仙霞嶺一地。

閩浙交界的仙霞嶺海拔超過兩千公尺，幾乎是琉球貢道上最艱難吃力的一段旅程，相對於琉球王國平緩的地勢，高大壯麗的仙霞嶺想必讓琉球貢使目眩神迷。面對巍峨險峻的山川大地以及旅途的艱辛多難，在仙霞嶺一地，琉球詩人莫不有詩，例如曾益之作云：

南來峻嶺壯雄圖，雨雪重關嘆客途。地接雲霄通百粵，天開鎖鑰控三衢。

層巒草長行人度，絕磴烟深鳥道孤。遙聽大竿鐘磬早，千年分水鎮浮屠。<sup>50</sup>

蔡鐸亦有詩贊仙霞嶺，其曰：

南天鎖鑰古仙霞，閩越相連百萬家。鳥道千尋蝌蚪字，馬蹄十里野棠花。

鄉園縹緲浮雲迥，劍佩蕭條夕照斜。見談九重多雨露，嶺頭翹首望京華。<sup>51</sup>

仙霞嶺上有「東南鎖鑰」石碑，上述二詩同樣在描寫古道危峻孤仄的景觀、地勢的險要，以及前途多難的感嘆，顯是成於前往北京之際。對當日的琉球國貢使而言，仙霞嶺有可能是一生當中到達的「最高點」，仙霞嶺對琉球漢詩人而言，是一個值得特別標誌的地景，座落於閩浙交界的仙霞嶺，對閩人三十六姓後裔的琉球漢詩人而言，也是福建地界最重要的景觀。相對於去程的艱辛，回程時則有一種豁然解放的輕鬆，以及迫不及待的歸家之思。例如程順則之詩曰：

<sup>50</sup> 曾益：〈過仙霞嶺〉，《執圭堂詩艸》，收入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 96。

<sup>51</sup> 蔡鐸：〈過仙霞嶺〉，《觀光堂遊艸》，同前註，頁 110-111。

璽書高捧上仙霞，曲磴紆迴路轉賒。鎖鑰千層高插漢，風烟夾道倒飛沙。

嶺頭花待遊人賦，雪裏香隨使者車。過此仍為閩嶠客，不堪聞雁更思家。<sup>52</sup>

「璽書高捧」謂「不辱君命，使於四方」，「曲磴紆迴」既寫地勢崎嶇，也隱喻任務曲折。此處的思家當為歸心似箭，有點類似近鄉情怯的心情，但更多是一種喜悅之情。王命既成，兼之以時節當令，故有遊興賞花探勝。嶺頭花開，雪裏梅香，既是實寫，也是作者自身德業的自況。「過此仍為閩嶠客」一句為全詩眼目，過此即是福建，內心的雀躍正如逢春綻放的白梅。蔡文溥詩曰：

雄關千仞與霄鄰，鎖鑰南天護八閩。遊子過時梅正白，看花一路喜逢春。<sup>53</sup>

不難想像，「看花一路喜逢春」所呈現正是近鄉歸程的心象圖景。仙霞嶺不僅是位於閩浙交界的交通要衝，也左右了琉球貢使的心情，更是琉球漢詩人（兼貢使）對福建一地表示認同的象徵地景。仙霞嶺一直是詩人出入閩地最重要的題材之一，是以清代的詩論家徐祚永謂：

言閩地者動稱仙霞嶺，然閩山險峻，更有什倍於仙霞者。即如福州至福寧，一路崇山峻嶺，其北嶺、白鶴嶺俱視仙霞過之。<sup>54</sup>

即令北嶺、白鶴嶺的地勢險峻較仙霞嶺猶有過之，但其名不彰，又不在交通要道之上，是以知音寥寥。但正因如此，不難看出閩浙交界「仙霞嶺」名聞遐邇的程度及在詩詞創作中的能見度。對琉球詩人而言，福建（特別是福州城）與其說是異國，毋寧說是異國中的故鄉，至少稱之為「海外基地」當無不可。中國詩學傳統當中，描寫仙霞嶺之作不計其數，清代以來，自以周亮工(1612-1672)之作最為膾炙人口，晚清的詩論家林昌彝曾就此組名作說道：

周櫟園先生亮工仙霞關七律四首，久膾炙人口，百年來海內談詩者，皆未敢議其後，余謂周詩次首領聯「萬馬入關悲九寨，一絲過嶺重三吳」，頸聯接云「層披小月看同異，薄著輕煙幻有無」，下一聯與上聯神既不接，律亦不清，觀者別之，不得以傳誦人口之詩，不敢輕下雌黃也。然周作四律風味頗佳，今附錄於此，詩云：「略盡冬春高下峯，離離霞映玉芙蓉。竹埋广下泉歸竈，輪舞灘邊石自春。四面水聲閒客袂，無多日色印游踪。自慚襪被塵沙

<sup>52</sup> 程順則：〈仙霞嶺觀梅〉，《雪堂燕遊草》，同前註，頁180。

<sup>53</sup> 蔡文溥：〈初春過仙霞關〉，《四本堂詩集》，高津孝、陳捷主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冊，頁219。

<sup>54</sup> [清]徐祚永著，林朝霞點校：《閩遊詩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43-44。

滿，賴有看山致未慵。」「松根竹杪盡窮途，逼仄籃輿石亂扶。萬馬入關悲九塞，一絲過嶺重三吳。層披小月看同異，薄著輕煙幻有無。酒伴奚囊能漸滿，應知噩夢未全孤。」「漁梁北接大竿長，亂水懷煙峽勢張。竹杖扶人清玉戛，蒲囊裹飯綠雲香。溪聲日夜迷千仞。雨氣經時幻一方。巖裏如聞三澗雪，不妨草止夢滄浪。」「高矚應知與帝通，雲流一綫日瞳矓。荒亭坐佛空泉裏，薄板肩人細雨中。巖下茶紅燒竹賤，峒邊屋漏補茅工。蠻鄉但有猿啼苦，莫向秋風更認鴻。」<sup>55</sup>

後來嘉慶五年琉球冊封副使李鼎元經過仙霞嶺時，曾經就周亮工此作加以和韻，足見入人之深。不過《中山詩文集》中的琉球漢詩人或許並未熟讀此作，至少沒有成為琉球漢詩人爭相模仿和韻的典範，不過魏學源《福建進京路程》仙霞嶺部分也引用了周亮工的說法，顯然並未忽視周亮工的重要性。筆者以為此即琉球漢詩與中土漢詩分轍之處，周亮工此作成於入閩之際，雖然對於福建風土人物大有興致，寫成《閩小記》一書。但琉球漢詩人不論在動機、情感，乃至於觀賞的目光皆與周亮工大異其趣，其吟詠仙霞嶺的篇什自成一格，別有一番風味。

相對於琉球貢使，中土的琉球冊封使雖然也經過仙霞嶺，但並非人人有詩。有清一代出使琉球的詩人，集中有吟詠仙霞嶺部分，約有周煌及其從客王文治、李鼎元等數人，且與琉球漢詩人在詩作中呈現強烈的鄉土認同絕不相侔。對琉球詩人而言，仙霞嶺雖是中國的崇山峻嶺，卻牽動著琉球漢詩人的鄉關愁思，成為琉球漢詩中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指標地景象徵。

## 五、人文景觀：神京宮闕與梵宮睿藻

在自然草木與地理形勢之外，中土種種人為特色也吸引了琉球漢詩人的目光，北京的皇城宮闕與陣容壯盛的朝班自然是琉球詩人觀賞的重點。相關的詩作在東亞使節詩作中多不可數。雖然關於北京的紀錄已經汗牛充棟，但使節眼中所見的北京與中土士人有別，尤其是朝鮮燕行錄中豐富的紀錄，已是專門之學<sup>56</sup>。琉球漢詩人筆

<sup>55</sup> [清]林昌彝著，王鎮遠、林虞生標點：《射鷹樓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16，頁362-363。

<sup>56</sup> 朝鮮使臣看北京之相關研究，可參看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



下的北京雖然不若朝鮮，雖然並未刻意呈現建築的壯麗規模與市街的繁榮，卻另有一番特別的景況。例如程順則就其北京印象如是寫道：

神京宮闕繞長濠，碧漢雲清望彩旄。曉露噴黃仙菊潤，秋山含紫帝城高。

應知名士登臺樂，敢說陪臣作賦豪。聖代即今聲教遠，搜奇何用更題糕。<sup>57</sup>

又云：

鴻臚高唱午門開，幣帛鮮新簇帝臺。花織一枝梭幾轉，絲牽五色絡千迴。

黃金榜映雲霞燦，赤羽旂飄錦繡堆。東海君臣何以報，承恩競捧出蓬萊。<sup>58</sup>

這兩首詩與傳統應制詩相去不遠。從程順則詩中特意使用「神京宮闕」、「仙菊」、「雲霞」、「蓬萊」等詞彙來看，北京宮闕實與仙界無異，對來自琉球王國的使臣而言，不但是人生難得的際遇，更是無上榮寵。考程順則於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陞為都通事，三十五年二月初一奉命為進貢北京大通事，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赴閩，三十六年五月自福建啟行，八月二十四日抵達北京。九月二十三日離京，十二月二十六日返抵福州，俟風期至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初七日歸琉<sup>59</sup>。程順則此次渡華，在使節團中已高居第三位，人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故其感慨實有以繫之。有趣的是：中土士人往往視琉球為海上仙山的化現，而琉球士人則以北京為仙界聖境。琉球人鄭章觀、蔡邦錦曾就其北京見聞說道：「在太和殿拜謁清帝，殿甚廣大，早朝蒼茫。」清帝又循例賞賜綾羅綢緞等等<sup>60</sup>，末尾以示恭順安從之意。對程順則而言，雲霞錦繡不只是清帝賞賜的紡織品，更暗示他未來人生發展圖式。蔡鐸也有在北京等候朝班的經驗，發之為詩，大抵與程順則相去不遠，其曰：

明良交泰正昌期，萬國衣冠集鳳池。喜見爐烟浮紫氣，遙聞天語下丹墀。

御床香藹黃金殿，宮扇風搖赤羽旗。百拜承恩仙仗下，稱觴願獻太平詩。<sup>61</sup>

蔡鐸親見當今天子，內心激動可想而知。萬國來集、爐煙紫氣、黃金宮殿、宮扇羽

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等著作。

<sup>57</sup> 程順則：〈都門九日〉，《雪堂燕遊草》，收入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161。

<sup>58</sup> 程順則：〈午門頒幣〉，同前註，頁163。

<sup>59</sup> 關於此次朝貢，參閱《歷代寶案》，第1冊，頁387；第2冊，頁765、923-924、1172-1173；第3冊，頁1531-1533。

<sup>60</sup> 赤崎楨幹：《琉客談記》，收入比嘉實編：《唐旅紀行——琉球進貢使節の路程と遺跡、文書の調査》，頁180。

<sup>61</sup> 蔡鐸：〈候朝〉，《觀光堂遊艸》，收入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114-115。

旗的景象恐皆非琉球王國所能夢見。此詩雖寫候朝，重點卻放在天子儀容之壯盛。琉球王國雖然號稱萬國津梁，但側重在商業經濟，親眼見證所謂「萬國來集」的盛況，正在北京朝班。對琉球貢使而言，在北京參列朝班竟與身列仙班無異，不免近於夢幻。在琉球史上，蔡鐸以特異秀出的史才見長，其受命編纂《中山世譜》等史書，又特別主張奄美五島的所有權<sup>62</sup>。蔡鐸進京之時恰好就在三藩之亂與臺灣歸附之後，清政府的統治基盤漸趨安定，朝廷勵精圖治的氣象想必也感染了當時身在北京的蔡鐸。

琉球貢使在北京停留數月之久，其間不免飲宴往還。根據《琉客談記》一書，琉球使節在北京，吏部尚書至少賜宴兩次「至京，謂之下馬宴，歸國時謂之上馬宴。先於桌上焚香奉茶，後賜酒饌，極盡豪華豐富之能事，宴後器皿各自持歸」<sup>63</sup>，這只是吏部尚書的賜宴，數月間的飲宴當然遠不止此數。蔡鐸就對賜宴一事印象深刻，其詩云：

皇家美酒釀葡萄，燕飲歡從醉裏號。曲度霓裳仙樂近，盤擎珍錯御筵高。

天廚不少調羹手，海國寧辭奉貢勞。但願聖明長作靚，共沾雨露返輕舸。<sup>64</sup>

此詩前半寫宴會，後半寫謹事之誠，全詩基本調性明亮而奮發，美酒佳餚，仙樂飄飄，還是蓬萊意象。這美好時光的饗宴，淵源自一念謹事之誠。對琉球詩人而言，京華煙雲的時光幾乎就是一場仙界幻夢。在檔案中，無法充分傳達琉球漢詩人的這種心情。程順則也就北京的宴席如是寫道：

九重傳旨宴中山，柔遠恩深禮法寬。日射錦堂開綺席，霞流晴樹抹朱欄。

仙醪光映金光盞，天饌香浮赤玉盤。飽食敢言還卜夜，歡聲一路下春官。<sup>65</sup>

琉球漢詩人寫北京宴席皆大量使用神仙意象，足見北京生活歲月去其日常生活遠甚。雖然其備言光華炫目及其聖眷榮寵，雖然觸及葡萄美酒，但並未就酒食內容細加描繪，而是就金盞玉盤霓裳仙樂、錦堂綺席，霞流晴樹等周邊加以渲染，營造一種迷離流閃、光暈燦耀的朦朧氛圍。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見。

<sup>62</sup> 池宮正治、小渡清孝、田名真之編：《久米村——歷史と人物》（那霸：ひろぎ社，1993年），頁181-183。

<sup>63</sup> 赤崎楨幹：《琉客談記》，收入比嘉實編：《唐旅紀行——琉球進貢使節の路程と遺跡、文書の調査》，頁180。

<sup>64</sup> 蔡鐸：〈賜宴〉，《觀光堂遊艸》，收入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115。

<sup>65</sup> 程順則：〈賜宴春官〉，《雪堂燕遊草》，同前註，頁162。

蓬萊仙境中所遇人物自是神仙中人，雖然朝臣也有與琉球使臣交流的紀錄（例如毛奇齡）<sup>66</sup>，但程順則刻意摹寫的人物顯然都意義非凡。例如其寫宋灑川一詩曰：

新詩子美畫元章，簪筆翩翩擬鳳翔。春暖花甌宮漏永，夜燒蓮燭院門香。

露承仙掌瀛臺峻，雲擁吳綾淡墨光。珍重雙箋能照乘，重裝唯有錦為囊。<sup>67</sup>

贈李元章一詩則曰：

握手交雖淺，論心興不孤。苑鐘催刻燭，山月照投壺。

折柳歸仙署，携琴出帝都。不知滄海外，猶得見君無。<sup>68</sup>

這兩首詩一貫沿用使臣北京詩作系列中的仙府意象，詩畫高妙，筆墨紙硯莫不放光，相識時日雖短，但彼此心靈相契，相稱莫逆。在北京結識的前輩不僅詩畫技藝超群，人格更散發溫暖的光輝，這難得相處短暫片刻的震撼，在心頭卻終生不忘。這相逢的瞬間，或許也在形塑程順則這位海東大儒人格的發展方向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甚至也相當程度左右琉球王國文化性格的特質。

與朝鮮使臣在北京種種喜怒哀樂，甚至帶有商業利益的人間際遇相比，單就漢詩來看，琉球使臣在北京似乎十分美好而愉快。琉球王國也沒有朝鮮王國對清廷那種陽奉陰違的複雜情緒。雖然一六〇九年琉球已納入薩摩藩的管理，但琉球王國對清廷仍然十分恭謹，程順則重建孔廟、刊刻六諭，讓儒學在琉球王國大行其道，也成為儒學價值規範在海東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

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離開北京回國的時刻，竟有一種重回人間的感覺，只是帶上一層超脫日常凡俗的氣味與回憶。蔡鐸就離開北京之際的感嘆如是說道：

承恩特賜璽書歸，高捧龍章山紫微。遙望御爐香未散，春風吹上使臣衣。<sup>69</sup>

對琉球漢詩人而言，北京不但是政治的中心，同時也散發無與倫比的人文輝光。對來自海陬一隅的琉球漢詩人而言，北京不只令人目眩神迷，北京的氣味仍然停留在使臣的衣服，成為使臣個人生命難忘的記憶，北京氣味也將隨著使臣回到琉球王國，薰染琉球王國的每一個角落。當然北京之旅往往是琉球使臣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文

<sup>66</sup> 毛奇齡曰：「朝班見暹羅流球、高麗、安南諸國使入賀，有詩。」見〔清〕毛奇齡：《詩話》七，收入王雲五主編：《西河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2210。

<sup>67</sup> 程順則：〈京邸荷太史宋灑川先生惠教瀛臺恭紀詩併墨畫賦謝〉，《雪堂燕遊草》，收入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164-165。

<sup>68</sup> 程順則：〈都門留別鴻臚李元章先生〉，同前註，頁165。

<sup>69</sup> 蔡鐸：〈出都〉，《觀光堂遊艸》，同前註，頁115-116。

化資本，但對琉球漢詩人而言，在北京的時光，不論是知性或感性，都獲得相當程度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生中最充實也最快樂的天堂歲月。即令離開北京，那不斷回眸的眼神，至今依然不難想像。

相對於政治首都的北京，沿途也有值得紀念的見聞。琉球使節貢道上不乏名山大川或古蹟名勝。將世俗政治表徵的政治首都描寫成仙界聖境，其實某種程度是琉球漢詩人心境的真實寫照。北京之外，南京附近的鎮江金山寺位於貢道之上，在《中山詩文集》一書也頻頻出現，無疑也是琉球漢詩人觀看的重點，值得關注。例如曾益寫道：

珠紺金碧梵王宮，萬里江山一覽中。地脈千年留寶氣，龍光百丈拜皇風。曾駐聖駕。

長懸塔影諸天靜，遙聽鐘聲萬壑同。見說南朝多勝概，欲從此處訪崆峒。<sup>70</sup>金山寺位於長江沿岸，昉自梁武帝時代，一直是皇家寺院。民間傳說「白娘子水淹金山寺」的舞臺場景。當然曾益並未觸及白蛇傳的傳說，而是從歷史興廢的角度來看。由於金山寺一直是皇家寺院，與世俗權力息息相關。金山寺位於長江沿岸孤山小島上，故「萬里江山一覽中」、「遙聽鐘聲萬壑同」兩句雖言清廷目前一統天下的政治情勢，卻也是居高遠眺的風景實寫。在琉球漢詩人的觀看中，將金山寺象徵南京，進而統攝了六朝金粉的歷史興廢。是非成敗轉頭空，由此頓悟生命無常的真理。康熙南巡時，曾經將金山寺易名為江天寺。蔡鐸就登臨金山寺時的感受寫道：

金山四面鎖清江，碧漢虛懸過客艚。烟雨長飛仙子閣，溪雲時繞法王幢。

疎林孤磬凌空響，斜日輕鷗映水雙。睿藻留題堪不朽，夜深獨霸別銀缸。<sup>71</sup>

此詩以寫景起首，金山寺雖然風景優美，但琉球詩人幾乎心心念念都在天子相關的事物之上。金山寺歷史悠久，也有豐富的文物，例如永鎮山門的蘇軾玉帶，蘇軾〈遊金山寺〉也是一時名作<sup>72</sup>，但琉球詩人於此幾乎不曾著意。除了金山寺雄偉的氣

<sup>70</sup> 曾益：〈遊金山寺〉，《執圭堂詩艸》，同前註，頁98。

<sup>71</sup> 蔡鐸：〈遊江天寺舊名金山聖駕南巡更名江天寺〉，《觀光堂遊艸》，同前註，頁113。

<sup>72</sup> 蘇軾〈遊金山寺〉曰：「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

勢與清朗可人的自然風光外，琉球漢詩人對於天子宸翰幾乎是亦步亦趨的追隨。類似的情感，在程順則的兩首詩作中表現更為強烈，其曰：

六龍南幸布黃金，風靜樓船肅羽林。聞說至尊曾一覽，江天縹緲白雲深。<sup>73</sup>

另一首則曰：

澄江浩浩望無邊，樓閣重重繞紫烟。一自梵宮留睿藻，光芒萬丈水中天。<sup>74</sup>

第一首完全在說天子出巡的儀容，由於聖駕駐蹕此寺，散發出萬丈光芒。對程順則而言，「江天縹緲白雲深」即是寫金山寺高聳入雲的建築，更是其與中土天子之間長遠莫及的距離，曲折寫出內心的焦慮不安。後一首則形容金山寺與皇室的關係密切。「江天縹緲白雲深」、「樓閣重重繞紫烟」既是皇家，也是天界圖景。天子睿藻在長江邊上的金山寺散發出強烈的光芒，成為金山寺最醒目的標誌。

綜觀以上諸家題詠金山寺的琉球漢詩作品，比興之意不強，也沒有強烈的諷諭之意，用典淺白，與閩派備受中國詩論家批評的「纖仄」詩風若合符節。嚴格來說，程順則這兩首詩歌功頌德的味道太重，近乎「交心表態」，以詩論詩，絕非佳作。金山寺雖是皇家寺院，然亦流傳千年，天子宸翰焉足加之？是以詩藝良窳，誠非於此處有為之作求之，當於他處見之。程順則另有一組〈登金山塔二首〉，雖然也是以金山寺塔為題，卻有著與前述篇什風貌迥異，值得一探。其曰：

金山塔勢獨嶙峋，晴日登臨氣象新。半壁江山看未了，一聲飛鳥下紅塵。<sup>75</sup>

第二首曰：

千尺浮圖插碧空，馮虛獨上御天風。中山遙在雲飛處，極目蒼茫望海東。<sup>76</sup>

這兩首雖然也是以金山寺為題，情味卻大不相同。第一首雖然也是以金山寺塔比喻大清皇圖，但卻以相對客觀的姿勢立言，「晴」乃「清」之代借，前已言之，康熙帝勵精圖治的氣象，遠在江南的中山使臣也感同身受。「半壁江山」雖是言程順則沿途所見，卻也暗指清初東南不靖之政治局勢。然在康熙大帝英明的帶領之下，鞏固了帝國統治的基業。末了以故鄉蒼茫難見，垂目低回作結。表面是說家園迢遠，

（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冊，卷7，頁307-308。

<sup>73</sup> 程順則：〈江天寺兩首〉之一，《雪堂燕遊草》，收入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153-154。

<sup>74</sup> 程順則：〈江天寺兩首〉之二，同前註，頁154。

<sup>75</sup> 程順則：〈登金山塔兩首〉之一，同前註。

<sup>76</sup> 程順則：〈登金山塔兩首〉之二，同前註。



更暗喻國勢輕微，無法與大清相提並論，種種艱難，思之不免備覺惆悵感傷。柯慶明教授曾經指出傳統詩文中的登臨主題，其實是一個新舊生命融會再生的歷程<sup>77</sup>，這兩首詩一方面情景交融，一方面意在言外，既寫懷抱，也寫情志，音節條暢，較之前作，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程順則不愧琉球王國一代大作手，能以蒼勁雄渾之筆寫歷史興廢，道經揚州之際，不勝感慨之極。其曰：

隋帝豪華蔓草中，蕭條二十四橋風。鴉翻廢苑香雲散，龍去長江錦水空。

祇有山川留勝蹟，更無父老說行宮。瓊花冷落蛾眉老，愁見燕城夕照紅。<sup>78</sup>

第二首云：

歌吹頻年滿竹西，亭前水調一烏啼。牆頭碧草沾新露，殿腳紅妝逐斷霓。

夜月無人螢繞徑，秋風有恨柳垂堤。可憐空作江都夢，臺榭荒涼總羨藜。<sup>79</sup>

這兩首詩對仗工整，格律謹嚴，聲調鏗鏘，語意蘊藉婉轉。程順則此行似乎對揚州情有獨鍾，歸程又於揚州作〈夜泊露筋祠〉、〈晚泊淮陰感賦〉、〈維揚遇雪〉等。在程順則筆下，江都繁華，似乎都成過眼雲煙。雖然明清之際，揚州城曾經過清軍大規模的屠戮，一度殘破，但熟悉清初詩壇發展的人都知道：清初詩壇大家之一的王士禛曾在揚州宦遊數載，康熙三年(1664)春，與諸名士修禊紅橋。曾賦《冶春絕句》，其中「紅橋飛跨水當中，一字欄杆九曲紅。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膾炙人口，唱和者甚眾。就現實情況而言，程順則經過揚州當時，昔日繁華景象已然回復，是以程順則必是有託而作，從此詩「瓊花冷落蛾眉老」一句似乎可以略見端倪，這兩首詩幾乎是代淮揚父老立言。其〈夜泊露筋祠〉一詩中有「粉黛何人身不死，滄桑幾度骨猶香」<sup>80</sup>的說法，或為旁證，細節今則不可得知。程順則這兩首蕪城懷古的詩作，透過荒蕪的歷史遺跡，經營蒼涼的筆調，成為光輝燦爛大清皇圖的對照反差。當中國詩壇重新吟詠揚州的風花雪月時，作為他者的琉球漢詩人在揚州卻注視著荒蕪傾圮的歷史遺跡，似乎格外發人深省。

<sup>77</sup> 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臺大中文學報》第11期（1999年5月），頁127-184。

<sup>78</sup> 程順則：〈蕪城懷古二首〉之一，《雪堂燕遊草》，收入上里賢一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頁156。

<sup>79</sup> 程順則：〈蕪城懷古二首〉之二，同前註。

<sup>80</sup> 程順則：〈晚泊露筋祠〉之二，同前註，頁157。

## 六、結 論

本文嘗試經由自然風物與人文思維兩個面向的考察，嘗試認識琉球漢詩書寫的特性。此次限於時間與篇幅所限，無法充分開展，未來至少還有一些重要的面向，值得深入追索。例如（一）琉球詩人與中國詩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福州文人陳元輔與程順則；國子監潘相與鄭孝德、蔡世昌；孫衣言與阮宜詔、東國興；徐幹與林世功等例。除此之外，深獲冊封使賞識的琉球詩人，聲名立即名聞遐邇，例如徐葆光與蔡文溥；李鼎元與楊文鳳。不同時空脈絡之下，不同的往來方式也反映了價值觀與世界觀的變化，中琉詩壇的交流互動，同時也是晚清中日文學關係的先聲。（二）福州作為中華文化對琉球的發信地，詩文之外，種種美術、工藝、醫學、農業，皆在習學之列，對琉球知識階層而言，福州無啻中華文化具體而微的縮影。透過琉球，福州也成為中國方面觀察認識日本的視窗，觀察福州的港口文化，在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的角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琉球漢詩應該也提供了這部分的重要參考依據。（三）透過琉球漢詩人作品中自然風物與人文地景的分析，就其書寫策略與修辭傳統之間的交互作用，重新省思傳統與個人才具之間的種種複雜關係，反思東亞世界中共通的文化心態、知識結構與生命理想，進而嘗試為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尋找一種更具廣泛效力的論證模式與世界圖景。

本文先以琉球常見的草木鳳尾蕉（即蘇鐵）為例，對中華詩人而言，鳳尾蕉充滿異國情調；然而對琉球詩人而言，卻是高潔情操的體現（特別是經冬不凋的特質），其雖題詠草木，不論修辭、意境、情調、寄託都與中國詩詞大異其趣，呈現不同的風貌與趣味。琉球草木與中土不盡相同，透過不同草木的書寫，是否營構出不同的價值世界。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詩人亦經過寺廟、書院、都城、大運河等歷史遺跡或人文景觀，琉球詩人亦於其間引發興亡之感、思鄉之情，更多是異鄉遊子的孤寂傷懷，也在繁華燦爛的江南都市，如杭州、揚州等處留下追慕與讚嘆。除此之外，琉球詩人真正的任務在北京，滯京期間的見聞與心情，亦唯見諸其詩而已。另一方面，前已言之，程順則、蔡溫之後的琉球詩人立身處世率皆以儒學為本，用世之情雖深，然略少超脫灑然之氣，於歷史遺跡（例如項王墓、金山寺）往往低迴良久，與儒者經史為本的知識結構不為無涉。透過人文地景的吟詠，或許對琉球詩人的思維樣式能有新的認識。近世琉球在中國、日本兩個大國之間艱難求生的同

時，從來不曾放棄文化理想。近世琉球的政治處境與臺灣當前狀況竟出奇神似，在日本與中國二者的夾縫中艱難求生，難得的是從來沒有放棄文化的理想，透過琉球漢詩的研析，對今日臺灣的文化處境或許也能有不同的啟發。

